

新西部小说丛书

巴盐淖尔湖

BAYANNAOERHU

GUOPENGXU

郭鹏旭



无垠的宇宙和流幻的人生
在觉悟的光芒下普照



读者出版集团

DPGCL

敦煌文艺出版社

新西部小说丛书

巴盐淖尔湖

BAYANNAUERHU

GUOPENGXU

郭鹏旭

著

无垠的宇宙和流幻的人
在觉悟的光芒下普照



读者出版集团

DPGCJL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巴盐淖尔湖 / 郭鹏旭著.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9. 8

(新西部小说丛书)

ISBN 978-7-5468-0046-2

I. 巴… II. 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33555号

巴盐淖尔湖

郭鹏旭 著

新西部小说丛书

策 划: 王忠民

项目负责: 王 跃

责任编辑: 贾海燕

装帧设计: 石 璞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730030)

电 话: 0931-8773298(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印 刷: 甘肃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1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 290

书 号: ISBN 978-7-5468-0046-2

定 价: 25.2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代序：留在故乡的脚印
郭鹏春

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单就作者的主观意图而言，大概基于三种原因。一是为世间真情真义所感动，秉笔长书，抒发赞美之情怀。二是为世间之不平怒形于胸，奋笔疾书，倾吐胸中之块垒。三是为生平之曲折幽怨，有志难酬，聊以记述，以获得有同感者心灵的交通。

《巴盐淖尔湖》似乎兼容了这三方面的成因，但似乎又不是。作者曾在《另一类声音》中暗示，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特别的写作境界，以山岳般的定力置身事外，用冷峻的目光审视人生，摒弃儿女情长，力求打造一副纯客观的“铁石心肠”。但一部作品一经面世，众多的读者往往并不就范于某种特定的思维模式，有时甚至远远超越作者当初的写作动机。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指的就是同一作品在不同读者的欣赏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差异性。

时间回溯到20世纪50年代前期。父亲在饱遭战乱之苦后，为寻找一方赖以生存的乐土而从山西保德迁居于内蒙古的一块偏僻地区。由于世俗的偏见，一个保守闭塞的村庄是很难接受一个外来家庭的。而这个家庭又是那样的卑微和渺小，在一框早已拆去屋顶的破土墙上架几根小椽，铺一层麻柴秆，再抹一层和着碎草屑的泥土，就算是住房了，跟老住户的羊棚马厩相比犹有逊色，想来被村人冷漠与歧视也在情理之中。几年后，我的弟弟郭鹏旭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似屋似棚的茅草屋中。一身聊以蔽体的破旧的小衣服，一年到头糠菜、草籽和土豆干儿的半原始生活，伴随着许多双冷漠歧视的眼睛，使他度过了幼小的童年，然后上完小学，进入一所简陋的乡村中学。接着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开门办学，上山下乡，他在蹉

跑中走完中学的历程，就回乡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修水库、挖甘草、背焦炭、春种秋收，眼见着上过初中的同龄人一个个被推荐上了中专、大学，他却只能在煎熬中茫然地等待。对他来说，命运的这番安排虽然多少有些不公，却也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他桀骜不驯而又坚韧不拔的个人品质。

上世纪70年代末，高考制度恢复后，他终于获得了平等竞争的机会，为尽早走出那片不堪忍受的荒漠，匆匆考入一所民办师范学校。此后，工作，进修，数年后取得了上海外国语大学本科学历和文学学士学位。

《巴盐淖尔湖》是继发表多篇中短篇小说之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深沉而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物画卷，一个展示的真实自然与一个不展示的幻化的自然互为映衬，互为呼应，时而相悖相离，时而相即相融，从两个不同层面演绎出一个纷繁复杂而又变幻莫测的世界。小说既不掩饰生活中的龌龊，又发掘了现实社会中许多闪光的东西，同时又真诚地向读者敞开心扉，倾诉追求生命真谛的梦想。这样的追求无论是否值得肯定，但这种不倦的探索精神至少反映了当代某一社会群体的思想境界，这大概就是这部作品的生命价值所在。

我喜好文学，却只停留于一知半解，读后的感触又逼着想妄言几句，算做抛砖引玉，更想听到的则是专家们的高见。我想这也是作者的愿望。

小说的语言鲜活而脱俗，确有撼人心魄的力量，字里行间仿佛回荡着一种振聋发聩的声音，它在呼唤诚信，呼唤和谐，呼唤良知的觉醒和人性的回归。独具匠心的结构安排与从容冷峻的写作风格也初步铺就了自己独特的文路，成一家之言虽为时尚早，但为此而做的努力与发展已初露端倪。这使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小说塑造了众多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但对人物性格的驾驭尚有力不从心之处，对人性扭曲和变态的夸张性描写，也似乎失于厚重。

以上文字旨在简介作者身世，内中拙见只是信笔由来。愿见教于大方之家。

2009.05.03

每当我冥想隐逸在物质自然之外的那一片天空时，心灵便获得了超然的宁静。那一刻，我已经弃绝了一切感官享乐和功利性的活动，忘我地聆听着萦回在那里的袅袅圣音。那片天空的神秘和宽容，以及它无始无终的不展示性，像暗水一样荡涤着封存在假我中的狂热与悲情。于是，我频频向往这样的家园，一切的一切随风飘去，没有黎明亦没有黄昏。

若干年后，当我的灵魂在那个轮回之所接受拷问的时候，《巴盐淖尔湖》也许是一份最像样的答卷。我曾像一粒空气飘进了尘世，但从没有因为渺小而放弃过存在。此刻，我已站在两种自然的分水岭上，站在一个稍纵即逝的高度上，俯瞰着一种生命不可思议的轨迹。

我不想用神鬼莫测的字符去骇人听闻。我只想虚妄的喧嚣里守住这一片宁静。

我崇拜神学，当然也非常崇拜科学。任何把二者对立起来的观点，我以为都是俗不可耐的。从终极的目标来看，科学总是在力图回答如是的一些问题：我为何会在这儿？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宇宙有没有边界或边缘？时间有没有始点和终点？神学所关注的，又何尝不是这些？因此，伟大的科学家往往也是虔诚的奉教者。比如牛顿，比如爱因斯坦，比如尚在人世的史蒂芬·霍金，他们对造物主的敬畏远远超越了我们的想象，甚至也超越了神学本身。也许在他们的视野里，宇宙间所有的事物及其运动规律都过于神奇，神奇得让人不敢相信那是可以自然而然地存在的。

如果你对生命的本质已经作过终极性的思考（包括科学的和神性的），此书或许可以提供一个交流的

平台。否则，如果你的思想之矛尚未击穿世俗的层面，它或多或少会给你的幸福蒙上一层飘拂不定的阴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并不企望它属于很多的读者。说穿了，我并没有在读者那里动过更多的心思，无论冷漠还是热情，无论赞美还是批评，对我来说全都一样。我写这本书，仅仅为了走完一段命定的行程。在这样一个知天命的年代，我初次告别了精神世界的愚昧和黑暗，让智慧的羽翼飞翔在这无远弗届的皇天后土之间，飞翔在这煌煌如昼的神性的光辉里，内心深处无不涌动着对命运的感激之情。是的，我应该感恩了。

人生中总有一些暗淡的时光。我们要么在孤独和绝望中万劫不复地沉沦下去，要么冷冷地咬紧牙关等待光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从黑暗的废墟中最大限度地积聚能量，给即将到来的光明增添几许绚丽。每个人都不大可能被光明永久地遗忘，假如真有这样的倒霉鬼，我倒觉得他很幸运。据说这样的人死后，他的灵魂不再需要接受地狱或炼狱的洗礼，甚至也不再经历轮回之苦，它或者飞升于旷古的寂灭，或者驾鹤于极乐的天堂。

——引 子

蒙克图在另一个世界里回首他那凄婉而短暂的生命过程时，发现自己曾犯过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那个错误夺走了他在尘世间本应该拥有的一切，包括他的爱情和至高无上的生命。蒙克图一生中最致命的错误就是为布拉克旗的庆典做了几十辆彩车。

可活动在阳间的那些人也许不这么看。活动在阳间的人，比如说乌云索娃的母亲，就不是这么看的。这位差一点做了蒙克图的岳母的老人一世磊落，从不回避那些让人听了极度难堪或者嗤之以鼻的话题，而且从心底里鄙弃那种随波逐流或者拐弯抹角的伪君子。乌云索娃的母亲叫吉琴索娃。在她看来，蒙克图的不幸应该归咎于他的一意孤行，他至少不应该不听他母亲的话，单枪匹马地出去闯荡自己的世界。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怎么就能随便不听母亲的话呢？怎么就能随便去闯荡自己的世界呢？这是后话。还有人认为，蒙克图的不幸，以及他的死亡，都与巴盐淖尔湖有关。很可能是他小时候在湖畔玩耍时无意中亵渎了湖神，湖神便将一连串的厄运像种子一样播撒在他前进的路上。持这种观点的人也不是无风起浪。一位走黑的先生在占卜蒙克图的命运时，说他曾多次地冲着明净的湖水撒尿，将水里的众生搅得很不安宁。蒙克图当时也供认不讳，说他的小鸡鸡倒映在湖面上，如同一条刚出世的跳鱼儿，可

他死活不愿将这样的行为跟命运联系起来。蒙克图本来就不大相信精灵的存在，说就算真有这种超自然的生物，也应该是很大度的，绝不会跟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过不去。可总有一些人是崇拜因果的，尽管对因果的实施者未必存有多少好感。他们确信，在巴盐淖尔湖的深处，在一座富丽堂皇的水底行宫里，居住着一位游手好闲的神仙，用旧时的话说，也就是湖里的龙王。它掌管着湖里大大小小的水族，但这并不能满足它的权欲，于是就时不时地将手伸向水族以外的人类。这是后话的后话。

现在的蒙克图还在阳间度日，只是日子看上去已经不多了。一个人在阳间逗留的日子本来就不是很多的，加上无度的蹉跎和挥霍，就更是少得可怜了。使命感强一点的人，一完成他的使命便匆匆归去，还来不及看一眼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就归去了。有的人甚至还没完成他的使命，却也归去了。不归去又能怎样，那么多的人，就挤在那样一个小小的空间里，终归不是什么长远之计呀。另一个世界的空间应该很大，去了那么多人，也不曾见一个人返回来过。也许另一个世界以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而且更大的世界以外还有更大更大的世界。

谁能说清楚呢？谁也说不清楚。就连曾经出没在巴盐淖尔湖畔的那位老尼姑，虽说是神通广大，怕也难以说得清楚。

蒙克图既然还在阳间，就应该跟阳间的人一样，还需要空气，需要吃饭，需要睡眠，需要爱情，甚至需要人传宗接代。现在是后半夜，蒙克图在床上辗转反侧，他已经有好几夜没能入眠了。他很累，但很清醒，悲剧般地清醒着。蒙克图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明天的日出，尽管他深知，布拉克的每一个早晨都是诗意的。他此时最想做的事情就是长眠不起，哪怕他的灵魂下到十八层地狱也绝不反悔。这时候他发现有一颗人头从半开着的窗户探了进来。他知道那是一颗小偷的头。从那黑糊糊的轮廓判断，小偷的脸庞一定很是可爱。事实上，很多的脸庞都是这样，只有在你看不清的时候才觉得可爱。你越是看得清楚，某一张脸庞就可能越让你感到俗不可耐。就连那些经过层层筛选然后活跃在舞台上的脸庞，恐怕也不能例外，它们的魅力很可能也是因为距离而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想要真诚地喜欢一个人，就得想办法让他居住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或者永远置身于一一片黑暗之中。那小偷将一根竹管儿搭在嘴上，正要往屋

悠，时刻准备着向那些不幸闯入她视野的邻居投去傲慢的一瞥。蒙克图怎么也想不明白，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虚伪而龌龊的心态，为什么要用如此卑微的伎俩去作践自己。

那女人的尖叫声惊动了居住在一楼的德尔吉老人的宠物狗，它汪汪汪地狂吠着，似乎要跟那女人比一比嗓门的大小。这场比赛僵持了十五分钟的样子，听起来应该是宠物狗最后占了上风。宠物狗能占上风，多少也仰仗了那女人的儿子帮忙。那女人喊到紧要三关的当儿，被吵醒的儿子冷不丁发话了：“你们俩给我往下死。明天轮我值日，六点十分就得到校。你们还有完没完？”那女人只好偃旗息鼓。女人的声音一停，宠物狗自知孤掌难鸣，又叫了两声便也停了下来。这时候，德尔吉夫妇又不约而同地咳嗽起来，咳嗽声都很响亮，也像是进行着一场比赛。与此同时，老两口身子下面那一张老式的木床也在吱吱作响。在这个以竞争求生存的年代，仿佛所有的动静都能被纳入到比赛的序列里去。蒙克图感到很失望，看来今夜的失眠又成了定局。前些日子，乌云索娃曾教给他一个克服失眠的秘诀，就是闭上眼睛在内部视野里数大绵羊，数不出一百就能睡着。他尝试过几次，还是很管用的。可用的次数一多，渐渐地就不管用了，一口气数到一千只大绵羊也不能入眠，于是就干脆不再去数了。

失眠的时候，蒙克图越来越真实地感受到自己还活着。这种独特的感受在人生中不会重复多少次的。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生命总是以一种麻木的状态存在着，这是因为生命中的元神被强大的世俗的力量撕扯着，得不到片刻的安宁。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活着，但很少有人感觉到自己活着。也许，感受到自己还活着，就意味着一个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蒙克图近来老是想到另一个世界里的事情。来找他讨账的人，一个个都像阎王爷派遣的无常鬼，一步步地将他逼到绝路上去。他捉摸不透另一个世界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也捉摸不透另一个世界里还有没有钱在作祟。总之，蒙克图已经走到了生命世界的极限。

一个人初次面对死神时往往显得六神无主，他的思想或行为可能会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视死如归的人毕竟只占少数，他们要么患有不可逆转的精神分裂症，要么就已经参透了生命的真谛。挣扎在失眠中的蒙克图只好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下了楼。街道显得寂然而陌生，除了点缀在路灯下的一

些影影绰绰的松树之外，就只剩下一个醉汉的身影像幽灵一样飘忽着。醉汉显得得意，嘴里反复吟唱着两句原声态的小曲：

初八十八二十八

我在集上见你妈

……

歌声多少有些沙哑，在蒙克图此时听来，简直是一种垂死的声音。那样的声音很容易让他联想到世界的末日。蒙克图在胡同口停下脚步，本想等醉汉走过去再进入街道，不料那醉汉已经看见了他。醉汉一看见他，就径直朝他走了过来。他躲闪不及，一只热乎乎的大手就搭上了他的肩膀。醉汉说：“喝多啦吧，来，哥们儿送你回家。”醉汉的舌头有些僵硬。

“我没喝醉，我自个儿能走。”蒙克图说。蒙克图想将那只大手从肩膀上移开。

“算了吧，你。说自个儿没喝醉，就肯定醉啦。”醉汉说。醉汉的那只手像是扎了根，怎么移也移不开。隐蔽在手后面的胳膊就如同从黑暗中长出的藤蔓，很快就缠住了蒙克图的脖子。

蒙克图只好陪着醉汉走了一程。走到另一个胡同口时，他指着里面的一排瓦房说：“到啦，我家就在那儿。”

醉汉这才撒了手。醉汉撒手时身子软得打了几个趔趄，差一点栽倒。醉汉说：“回去好好儿睡一觉，明天咱继续喝，万人坑茶楼，不见不散。那几个小妖精，真他妈的撩人。”

蒙克图说好好好，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醉汉走出去不远，那垂死的歌声复又在空阔的街巷里回响起来：“

初八十八二十八

我在集上见你妈

你妈穿的个大裤衩

水淋麻杂卖豆芽

初九十九二十九

我在路上见你舅

你舅穿的个红肚兜

鸡巴甩在背后头

蒙克图目送醉汉一步一步晃悠着的背影，终于晃悠到这条街的尽头。街尽头便是真实的夜晚。醉汉一拐弯，就隐没在那茫茫一片的夜色里去了。街道上，于是就有了更真实的宁静。蒙克图出了胡同口，迈着迷茫的脚步一直走到城外，这才感觉头顶有一缕月光辉映着。野外的月亮明媚如水，同城市里的那轮月亮判若两物。那一轮月亮总是作贼似的窥伺着你，如果不仰起脸，你恐怕永远也不会觉察到它的存在。这种天人不能合一的罪过，另一方面也应该归咎于城市本身。我们的城市总是那样傲慢，居然可以无视一个大名鼎鼎的天体的存在。我们的城市在庄严和挺拔的外表下蕴藏着许多荒诞的故事，许多荒诞得连居住在城里的人也不敢相信的故事。不过这样的故事毕竟还是发生过的，而且还在不停地发生着。蒙克图的视线沿着铺满月光的大地缓缓向前蠕动，很快就看见沉睡在夜幕下的巴盐淖尔湖了。这座湖泊离他居住的城市不到两公里远，但他的视觉和想象力却总将它推移到一个遥远甚至神秘的地方。之所以觉得遥远，也许是因为湖泊和城市中间有一道隐形的屏障。现在看来，湖泊和城市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都在黎明前的月色中酣睡着。但城市很快就会从短促的梦魇中醒来，成为一个喧闹的世界，而巴盐淖尔湖即便醒来也不会喧闹，就如同一位久居深山的隐士，永远都板着那样一副不动声色的面孔。

蒙克图是在月亮隐去不久太阳还没有露头的当儿，才又转回到自己屋里的。这时候碰巧乌云索娃打来了电话。乌云索娃问：“这几天钱要上啦没有？”

“快啦。已经有点儿眉目啦。”蒙克图撒谎说，“你不要担心，欠你的钱过几天就能还上啦。”

“你想哪儿去啦。我又不是叫你还钱。”乌云索娃有些生气地说，“你太不理解人啦，你。”

乌云索娃挂断电话以后，蒙克图冰川似的心底陡地涌起一股暖流。他一遍又一遍地回味着乌云索娃的话语，想象着那一张由于嗔怒而变得更加妩媚动人的脸庞。他知道，这样的回味和想象在他的一生中不会再有很多次了。这样的回味和想象，总能将他带回到更加遥远的童年时代。那时候，布拉克的天空是明净的，天空下没有现在这座城市，只有那一片永远也望不到边际的绿色牧场。平静的巴盐淖尔湖就坐落在牧场腹地，湖水清澈，草原自古以来就有的神韵和灵气尽收一潭。湖面辽阔，水天一色，水鸟低掠时的鸣唱又是那样的寂寥而悠远。长嘴的捞鱼鸛常常从半空中俯冲下来，一个猛子扎入湖水的深处，一朵朵白色的浪花便在湖面上竞相绽放。成对的野鸭有时也划破湖面，一圈一圈的涟漪便向湖边轻盈地荡去。春末夏初，天鹅绒似的芦花倒映在湖面的时候，湖边的芦苇荡也常常是白天鹅栖息的家园。蒙克图曾亲眼见到过一只白天鹅弯曲着蛇一样的脖子亲吻自己的雏鹅。天地间的造化总是那样不可思议，总是以它的默默无言演绎着神奇，从而将无界的幸福带给那些童心未泯的人们。巴盐淖尔湖见证了蒙克图和乌云索娃的祖先们在草原上繁衍生息的历史，也见证了只属于这两个年轻人的梦一般的人生起点。

翻开一本水的童话
 铺向草原的腹部
 在梦的光辉里
 你阅读着有关水的命运
 遥想那
 掠过水面的翅膀
 掠过你心灵的湿地
 飞翔在水的哲思之上

云朵似的羊群在草原上游动着，在绒毯似的草地上追逐嬉戏的蒙克图和乌云索娃，也常常为争吃一朵牵牛花儿抱在一起摔跤打滚，尽情地挥霍着大自然的野趣。对于任何一个有灵性的生命来说，大自然最初的恩泽都是难忘的，并且始终闪耀着祥瑞而圣洁的光辉。那一粒光辉永不磨灭，甚至能够照亮一个穷

途末路者的前程。有一次蒙克图躺在草毯上凝望碧蓝如洗的天空，微风吹拂着他，使他进入遥远的梦乡。在梦中，天空变成了一面巨大的镜子，活灵活现地反射着地面上的牧草和羊群。收栏时他就不小心将白云赶进了羊圈，而又将羊群撒在了草毯上，于是父亲就用鞭子抽打他的屁股。醒来时才知道，原来是乌云索娃在用脚踢他。乌云索娃说：“懒虫，该归栏啦。”

蒙克图在画画方面很有一些天赋。草毯上的梦境第一次激发了他骨子里的灵感。几天以后，随着灵感的释放，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卷便在他的妙手下诞生了。画面上的主人公是乌云索娃。乌云索娃在收栏时，也将白云当成羊群赶进了羊圈，而让羊儿留下来继续吃草，西天上的一轮夕阳还抿着嘴儿窃笑呢。这幅画儿后来在自治区举办的草原少年艺术作品大赛中荣获了特等奖。当时，蒙克图和乌云索娃在一所遥远的学校里读小学一年级，两人在同一个班上一起分享领奖时的快乐。

乌云索娃也有自己的艺术天赋。她那行云流水般的舞姿和天籁般的歌声，也常引得一些横空的飞鸟在空中驻足。

巴盐淖尔湖是一个天然的乐园，无论季节的变迁，还是日月的更迭，都不能淡化它内在的魅力。仲夏季节，夜幕笼罩了望不到边际的湖面，这两个小伙伴有时也偷偷摸到湖边，像他们的祖先瓜分领地一样瓜分着湖面上璀璨的群星。他俩还给一些比较耀眼的明星取了名字，轻轻一唤，它们就会挤眉弄眼，像是要从湖水里蹦出来似的。直到许多年以后的现在，蒙克图还熟练地掌握着某些星宿在某个季节里特定的布局，尽管他不知道这些星宿的真实名字。有一天晚上，蒙克图和乌云索娃在湖岸上遇见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尽管星光很暗，看不清那女人的面孔，但从枯瘦的体形和走路的姿势判断，她一定就是那位仙踪不定的老尼姑。老尼姑据说是很久以前从一个山洞里走出来的。大人们都对她无比敬畏，说她有点铁成金的本领。孩子们却像躲瘟神一样躲着她，因为她长相古怪，眼睛总是藏在一蓬野蒿似的乱发里面，而且说起话来云遮雾罩，总也让人摸不透她到底在说些什么。那一次天太黑了，蒙克图跟乌云索娃都没有来得及避开她。两人正为一颗星星的归属问题争吵不息的当儿，老尼姑就已经幽灵似的站在他俩身后了。老尼姑同时伸出两根干柴棍似的手臂，摸着他俩的头顶神情叨叨地说：“好一对小精灵，可惜有缘无分呐。”

他俩不约而同地回头看时，老尼姑已经隐匿在无边的夜色里去了。蒙克图没听懂老尼姑的话语，感觉就像是异类发出的一种声音，没过多久便忘却了此事。而乌云索娃却在似懂非懂的状态中记住了这句话。许多年以后，当她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基本含义时，一种挥之不去的宿命感便沉重地压上她的心头。

少年的蒙克图也曾有过那种顽劣的天性。那时候，辽阔的草原就成了他上演恶作剧的舞台。那一年的暑假，蒙克图揽着一群绵羊骚胡，骚胡都是从众多的羊群里被分隔出来的。牧人们这样做，是为了让它们最大限度地积聚感情和精力，等绝大多数母羊进入了发情期，再放它们回到各自的羊群里进行交配。长期的性饥渴会使它们爆发出非同寻常能量，这样就能生产出最优质的小羊羔。在二百多只骚胡组成的庞大种群里面，蒙克图最不喜欢那只头上长着卷曲的红毛而又不长犄角的家伙。他给它取名叫红秃子。红秃子由于上了年岁而体力衰弱，经常掉队，尤其是在草原上空风云突变的时候，它就会成为蒙克图最沉重的负担。每到中午或傍晚，吃饱喝足的骚胡们总要用比武的方式寻找一点刺激，这样也能多少释放一些体内严重超标的能量，从而得到片刻的轻松。当犄角的撞击声响彻旷野的时候，没有犄角的红秃子便独自卧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咯吱咯吱地舔着自己修长的屄子，就仿佛一个装神弄鬼的巫婆舔着一根烧红的铁棍。偶尔有一股骚尿射进自己的嘴里，它便仰起头，鼻孔朝天，吧唧着嘴唇像是在感谢上苍赐给它一种永不消失的快感。从生理的角度看，这也许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没有犄角也就没有了比武的资格。游离在群体的圈子之外，本身就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情，可蒙克图就是不理解这一点，他对那种玩世不恭的怪异行为一向是很厌恶的。他的偏见最终给这个可怜的畜生带来了灭顶之灾。有一次，他诡谲地对乌云索娃说：“咱们把红秃子放进你的羊群里头，看看会有什么反应。”

“那能有什么好看的。”乌云索娃说。

“一准好看。”蒙克图说，“不信咱试试。”

尽管乌云索娃死活不允，蒙克图还是导演了这场恶作剧。红秃子喜出望外地走进乌云索娃的羊群时，羊群里一下子就炸开了锅。母羊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里三层外三层地将它围在核心。红秃子刚刚交配完两只母羊，就已是力尽汗干了。可没有得到交配的母羊们还是不依不饶地挤上前来，纷纷掀起硕大

而有力的屁股拱它，最终将它拱翻在地。纷乱的羊蹄在它肚子上踩出了几声撕肝裂肺的哀叫。乌云索娃显得不动声色。蒙克图一看情况不妙，这才带着乌云索娃挥鞭赶走了母羊，从困境中救出了红秃子。可是本来就很衰弱的红秃子这回又伤了元气，不久就在地人挖下的甘草坑里结束了它的生命。

可怜的红秃子死在一个雷电交加的下午。为躲避暴雨，蒙克图急匆匆地赶着羊群归了栏，这时候就独独不见了红秃子。雨过天晴后人们找到它的尸体时，老鹰和乌鸦已经吃光了它的肉。骨骼像一只巨大的蜈蚣，在坑子里潜伏着。那颗没有犄角的红色头颅还连在骨骼上，像标签一样注释着它卑微的一生。

这场恶作剧给蒙克图留下了一生的悔恨。当然，对于红秃子的死，他是一点也不在乎的，他只是觉得自己的行为亵渎了乌云索娃的圣洁与纯真。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人的身体却相互疏远起来，摔跤打滚的那些日子便也渐渐地离他们远去。从源头上说，这种疏远是从蒙克图的手有一次无意中托在乌云索娃的胸脯上开始的。他感到那胸脯上似乎长着一个极有弹性的东西，一个神秘而不可轻动的东西。那一刻，蒙克图和乌云索娃好像一下子长成了大人，两小无猜的美好时光须臾间化做缥缈的云烟。与此同时，一场心灵对肉体的残酷战争，也在一种朦胧的状态下打响了。接下来的时光里，两人的行为就越来越多地添加了沉稳和虚伪的成分。大人有时就是这样，越是想做什么事情，就越是不去做什么事情。这种虚伪的天性，可能会给许多人留下终身的遗憾和悔恨。年龄带给人们的往往也有难以驾驭的不安和无尽的惆怅。有一次，在巴盐淖尔湖畔漫步时，蒙克图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每当乌云索娃的目光跟湖水相遇，眼神总是哀哀的，能让他想到一只等待宰杀的羔羊。事实上，乌云索娃和巴盐淖尔湖，还有那只羔羊，三者之间似乎有一根隐形的绳子连缀着，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蒙克图曾不止一次地从他母亲那儿听到过那一段故事，那段颇具传奇色彩而又不容置疑的故事。

乌云索娃出世时的确有些与众不同，她在母腹里一呆就是十二个月，迟迟不肯降生。吉琴索娃整日里急得团团转，心想这小东西是不是铁了心要在肚子里安家落户了。吉琴索娃是草原上出了名的巾帼丈夫。在一个暖洋洋的初冬的中午，一只怀孕的老母羊在湖边饮水时不慎溺水，由于身子很沉，怎么也爬不